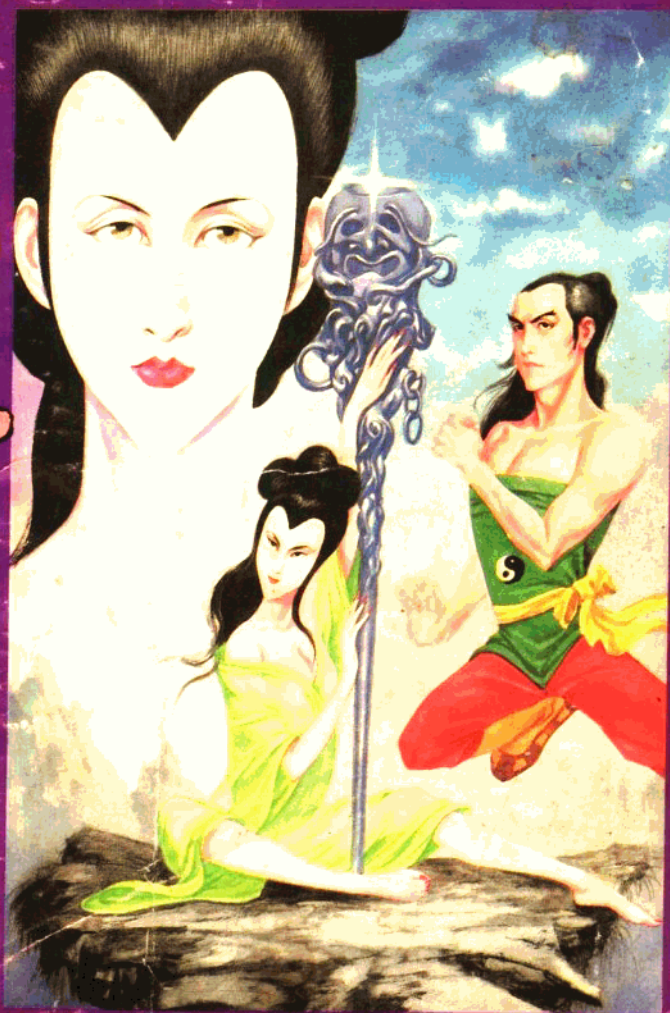


3



【台湾】卧龙生

(新)新登字 06 号

鬼头杖

(台湾) 卧龙生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24.75 印张 52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7-5371-1794-2/I·611 定价:16.80 元(全三册)

“八臂吊客”邬海。

迎面走来一个大汉，躬身道：

“小庄主可以下马了，庄主在大厅中等你！”

岳群不由一震，心道：

“一进庄就有难题，怎么办？”

岳群将马交给大汉，冷冷地道：

“你去回禀庄主，就说我还没有回来！”

那人怔了一下，他觉得小庄主今天有点不一样，因为小庄主往常极怕老庄主。

岳群观察颜色，知道大汉惊愕的原因，立即低声道：

“那怀孕的女子在那里？”

大汉道：

“据说和二小庄主在一起！”

岳群沉声道：

“庄主问你时，你就说我没有回来！你要记住！若是不照我的吩咐去做，可要取命点！”

“是……”那大汉十分惊愕，牵着马走开。

岳群四下看看，这庄院太大，二小庄主住在何处？他知道二小庄主必是马文远的妹妹。

现在不能胡走乱闯，万一遇上别人，还要多费唇舌解释，不知暗中寻找。

他立即上了屋顶，展开轻功，四下寻找。

突然，一声惊噫，来自岳群身后，道：

“小庄主你……”

岳群悚然转身，见一个马脸老人，站在屋脊上，凝视着他。

岳群心道

“这必是马文远所说的护庄统领‘开碑手’李通了！”

他立即沉声道：

“我好像看到一条人影，一闪而没！”

“开碑手”李通道：

“本庄威震武林达数十年之久，尚没有一人敢来骚扰，小庄主恐怕是看错了吧？”

岳群故意侧着脸，道：

“也许是我看错了！待我再四下看看！”

李通道：

“小庄主返庄，应该休息一下然后再去见老庄主，这件事由卑职来做吧！”

岳群低声道：

“我暂时不想去见家父，你只当没有看到我！有人问起我，你只说我还没有回来！”

李通愣了一下，道：

“小庄主到底是干什么？”

岳群沉声道：

“本小庄主要做的事，非告诉你不可么？”

李通躬身而退，却是一脸狐疑之色。

岳群心道：

“这样找来找去，十分危险，不如找个奴婢，带我前去……”

他四下一打量，果见月亮门中走来一个奴婢，手中端着一个木盘，他立即悄悄落下，低声道：

“你到哪里去？”

那奴婢一个大转身，斜退三步，身法也十分俐落，乍见是小庄主，立即微微一福，道：

“小姐要婢子去取参汤……”

岳群道：

“小姐要喝参汤？”

小婢道：

“不是小姐要喝，是一个怀孕妇要喝！”

岳群心道：

“这次算是搭上线了！”

立即沉声道：

“快去吧！”

小婢深深地看了岳群一眼，摇摇头回身走去，岳群暗暗跟着，来到一座小楼之前。

那小婢上了楼，岳群心想，这是马文远的妹妹，我以马文远的身份来此，应该直接上楼去，俟机动手，绝不能再迟延。

停了一会，那小婢持空盘下楼，岳群待小婢走远，才故意大声走上楼梯，道：

“妹妹在楼上么？”

“谁呀？”一个清脆少女嗓音大声问着。

岳群心中一动，这少女若是马文远的妹妹，证明我的声音不像马文远！不然的话，我既然叫了声妹妹，她似乎不该再问是谁？”

岳群低声道：

“妹妹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么？”

说着已进入楼中，只见一个黄衣少女，掀开珠帘，探出头来，道：

“原来是哥哥，喂！哥哥的声音变了！”

岳群眼前一晃，暗暗点头，这少女很美，而且很像马文远。

这少女不过十五六岁，稚气未除，跳过来拉着岳群的手道：

“哥哥，你的嗓音怎的变了？”

岳群道：

“我自己并不觉得……”

少女道：

“变得粗些！我几乎以为别人冒充呢！”

岳群心中跳了一下，而且少女拉着他的手，倚在他的身上，阵阵幽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岳群低声道：

“你还是小孩子，知道什么？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时，就成了人，这个阶段，必定有些变化，最显著现象是嗓粗而吵哑！”

少女道：

“哥哥，你刚回来？”

岳群道：

“是的！那孕妇呢？”

少女指指内间，道：

“在里面，哥哥，你对她真有意思么？”

岳群道：

“难道假的不成？”

少女哼了一声，道：

“我不信！这少女固然很美，但哥哥你已有三妻四妾，而且本庄侍女，十之八九都和你有一手，始乱终弃，从不当一回事！哥哥，你饶了她吧！怪可怜的！”

岳群心道：

“原来马文远是一个淫棍！我倒不必为他担心了……”

岳群道：

“让我看看她再说！”

说着，掀帘进入内间，四目相接，岳群和水灵鸾都愣住了。

水灵鸾发愣的原因，是因为这少庄主和岳群一模一样，只是眉毛浓些。

她来此曾见过一次，那马文远初见她时，一脸邪恶之色，而这次竟是一脸正气，而且还略显歉疚之色。

岳群楞楞地望着水灵鸾，是因为想起马文远曾说，她是天下绝色，现在看起来，果然并没有过份夸张！

而且由于他过去对她冷淡和轻视，一旦觉悟，对她的看法自然大为改变。

岳群只觉得水灵鸾除了美绝人寰之外，落落大方，另有一种妩媚庄重之气，不但马文远的妹妹无法比拟，即水灵凤似也略逊一筹。

人的思想有多么奇怪？岳群恨不得上前拥抱她，向他郑重道歉！

但碍着少女在旁，又不能这样做。

水灵鸾收回目光，冷冷地道：

“小庄主的好意，小女心领，小女子罗敷有夫，今生今世不再作另事他人的打算！”

岳群沉声道：

“难道你甘愿受‘八臂吊客’残害，练那邪门工夫？”

水灵鸾道：

“这是命运、身为女子，必要时牺牲生命，也要保全名节……”

岳群沉声道：

“你要知道，你肚中还有一个小生命呀！”

水灵鸾也许是为了肚中小生命之故，不由珠泪纷纷，悲不自胜，道：

“小女子认命……”

岳群心中一阵酸楚，忖道：

“我对她毫无情感，而且百般侮辱，屡出恶言，想不到他竟心坚如铁，为我保全名节，这与水灵凤之戏耍于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少女摇着岳群的手，道：

“哥哥，饶了他吧！多么可怜呵！”

岳群冷笑道：

“我饶了她，‘八臂吊客’可不饶她！你虽有一份善心，仍然救不了她！”

少女道：

“哥哥，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

岳群道：

“三天以内，邬海就要以她练那邪门工夫，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要管！我自有办法……”

突然，楼下有人大声道：

“老庄主召见少庄主！”

岳群不由吃了一惊，心道：

“马腾怎知我回来了，若去见他十分危险，我虽然酷肖马文远，但世上那有父亲认不出儿子之理？”

岳群大感为难，若不出去相见，马腾必定大怒，反而更难处理，若被看出破绽，救人不成，自己也难出此庄！

但他现在有待罪心情，一切都是为了水灵鸾，立即决定，还是去见他，见机行事，设若露出马脚，再回来救水灵鸾也来得

及。

他立即对少女道：

“妹妹，我去见爹爹，你要好好照看他！”

水灵鸾突然听出岳群的口音，倏然抬头，道：

“你是岳……”

岳群连忙使一眼色，道：

“妹妹，我去了……”

他同时向水灵鸾投以歉然的目光，这一瞥，包含了无限的真情，但水灵鸾痛定思痛，并未感到快乐和幸福，而且更加悲哀，她沉得付出的代价太大，反而悲从中来。

在这刹那间，她反而产生无比的绝望和灰心，竟觉得人生乏味，也深深体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句的深意。

而这时的少女，也神秘地一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只是岳群没有发觉。

岳群下了楼，随着一个大汉，向前走去，道：

“家父叫我有何事吩咐？”

大汉道：

“庄主听说庄少主返庄，竟未先去见他，十分恼怒！少庄主还要小心应付才是……”

岳群道：

“依你之见呢？”

大汉道：“庄主的个性，小的深深了解，今夜见面之下，他很可能动手打你！”

“打我？”岳群心道：

“马文远并未告诉我有关他们父子之间的事！”

岳群道：

“我应该怎么办?”

大汉道：

“像往事一样，少庄主也动手，只要能接下老庄主一招，他会转怒为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这……”岳群心想，这真怪事!也是怪脾气，父子之间会这样……”

岳群道：

“他在盛怒之下，我若动手反抗，岂不……”

大汉道：

“少庄主真是健忘!过去每一次庄主责罚少庄主，少庄主都还手，虽然仍不免挨打，却使老庄主转怒为喜。”

大汉继续道：

“卑职之见，过去少庄主都勉强接下老庄主一招，假如少庄主能轻松接下，或者略占上风，老庄主更加高兴……”

岳群心中盘算，由此推断，马文远的武功不可能是马腾所传，不然的话，父子两人的功力，不会相差无几。

那么，马文远可能另投明师，而每次马腾责罚他，并非他真的不敌，不是不忍使他爹爹难堪，而留有分寸。

岳群暗暗决定，假如这次去见马腾，身边没有第三者，我要施出全部功力，将他击伤，反正他和“八臂吊客”及“狼面神”同流合污，绝不会是好人!

不久来到一厅之前，那大汉躬身道：

“庄主就在大厅之内!”

岳群沉声道：

“你去吧!这里不用你了!”

大汉躬身而退，岳群轻轻扯开了鬼头杖的系带，推门进入大厅。

正面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老人，约五旬左右，面目酷肖马文远，一脸怒色。

岳群躬身道：

“孩儿参见爹爹！”

马腾厉声道：

“你眼目中还有爹爹么？若非部下告诉为父你已经返庄，为父还不知道呢！”

岳群仍然躬身低头道：

“孩儿知罪……”

马腾缓缓站起来，冷声道：

“在你的心目中，一个怀孕的女人，比爹爹重要多多！你干脆滚出本庄，为父懒得再见你！”

岳群大为不解，这马腾一脸正气，而且对儿子管教甚严，似不应与“狼面神”和“八臂吊客”等人同流合污？

岳群低头道：

“请爹爹恕罪……”

马腾怒气冲冲，大步走近，伸手就抓岳群的左肩，快得难以形容。

岳群深信，若非事先已有万全准备，绝闪不开这一抓，他立即横闪一步，那知马腾绰号“无影叟”，轻功身法自是高人一等，未见他迈步，一道爪风又到了岳群前胸。

岳群大为震惊，由此可见，马文远的武功也十分了得，不然的话，每次受责，不会略占下风。

同时他深信，若非师父“十字手”传了他“霹雳神杖”，因而身法也大有进境，这第二抓决难逃过。

他身形疾挫，滴溜溜转了开去，但觉得肩头隐隐作痛，可见马腾爪上工夫非同小可。

马腾见两抓皆告落空，不由怔了一下，同时嘿嘿冷笑道：

“好小子！真有你的！想不到三月未注意你，身法竟突飞猛进了……”

这次的双手齐出，锐风生啸，当头罩下。

岳群心知再不撤出兵刃，必遭毒手，况且为了水灵鸾，也不能再和他缠斗。

岳群沉喝一声，撤出鬼头杖，“铮”然声中，乌光暴涨，发出隐隐雷声。

马腾何等经验，立即惊呼一声“霹雳神杖”，但他并不撤身，反而全力施为，爪上寒风砭骨，又到了岳群肋下。

只闻“蓬！叭！”两声，马腾中了一杖，岳群中了一爪，肩头衣衫破了一个大洞。

二人同时踉跄退了三大步。

岳群知道已经露出马脚，再集平生之力，抡出一杖。

那知马腾厉喝一声“且慢！”岳群他并无动手之意，硬生生地收回鬼头杖道：

“在下并非马文远，谅你已经看出，你有何话可谈？”

马腾肃容道：

“你的乳名可叫群儿？”

岳群道：

“在下姓岳名群，不知乳名是否叫群儿……”

马腾叹道：

“你可知道我是你的什么人？”

岳群沉声道：

“应该是敌非友！”

马腾目蕴泪水，道：

“老夫是你的生身之父！”

岳群猛然一震，仔细打量马腾，果然和自己一模一样，但他仍然不信，沉声道：

“有何证据？”

马腾一指他左肩，道：

“就凭那个大红痣！”

第三十七章 阎罗鬼宴

岳群又是一震，呐呐地道：

“你怎知我左肩上有颗红痣？”

马腾怦然地道：

“为父岂能不知，文远右肩有颗黑痣，你左肩有颗红痣，乃是自胎中带来，当初为父将你交与‘十字手’司马长虹时，曾声明以此为记……”

岳群道：

“如此说来，马文远是我的哥哥了？”

马腾肃然点头道：

“不错！他只大你一岁！你一生下来，你母亲就被仇人害死……”

马腾终于滴下泪水。

岳群肃容道：

“前辈刚才曾说家母生下晚辈之后，就被仇人害死，那么妹妹又是谁生的？”

马腾又道：

“她是你庶母所生，而你庶母也于数年前病死……”

岳群深信，若非嫡亲手足，马文远不可能如此酷肖自己。但

这马腾设若果是自己的父亲，怎会与“狼面神”及“信臂吊客”私交甚厚？

马腾知道岳群怀疑他，立即沉声道：

“为父知道你仍不相信……”

岳群道：

“‘狼面神’与‘八臂吊客’皆一代血魔，杀人如麻，前辈和他们言交，难免令人生疑……”

马腾肃然道：

“为报血仇，不得不虚与委蛇！你母亲就是死在这两个老魔之手！”

岳群面色一寒，道：

“他们为什么要害死家母？”

马腾道：

“因你母亲和水天敖之妻梅迎春是手足之交，她为了梅迎春的灵魂被‘八臂吊客’所摄，至为气愤，乃当面指责，而且一怒动手，她当然不是邬海的敌手，竟因邬海一时失手而重伤致死……”

岳群茫然地道：

“邬海对前辈既有杀妻之仇，前辈怎能与他和平相处达十余年之久？难道在这十余年之中，竟无报仇机会？”

马腾长叹一声道：

“你那知邬海的厉害，自他获得‘龟兹国’的奇书之后，武功大增，力大无穷，几乎枪刀不入，而且和‘狼面神’形影不离，为父只是轻功比他们略高，论招术逊他们多多，为报此仇，怎敢轻举妄动，必须谋定而后动……”

岳群道：“前辈若是晚辈生身之父，为何将晚辈交与家师抚养？而且家师从未对晚辈提过这件事？”

马腾道：“为父与司马长虹乃是至交，当时你母死后，为父表面并不怪邬海，只瞞怨你母亲自己多事，这不过是使邬海放心，为父不会为她报仇！”

马腾忿然道：

“但邬海和‘狼面神’似知我不会甘善罢休，对为父暗暗提防，因此，为父恐他们包藏祸心，乃将你交给司马长虹收养，万一为父与你哥哥遇害，也有人为我们报仇！”

岳群道：

“此番邬海带来一个孕妇，乃正是晚辈之妻，听说哥哥文远欲收为……”

马腾冷冷一哼，道：

“那畜牲不走正途，在外面胡作非为，为父几次想废了他武功，却又不忍下手……”

他颓然一叹，道：

“为父并非手软，实因狼虎在侧，时时都有危险，文远的武功虽然比为父相差甚远，毕竟也是一个帮手……”

岳群道：

“哥哥被我点了穴道，在庄外竹林中，待我去把他放了……”

马腾道：

“不必了！我打发别人去一趟就行了！为了暂时不使文远和你见面，只得先禁闭他一段时间！因为邬海会发现你！如今藏起文远，邬海就会误认你是文远了。”

岳群对这件事，仍然有点怀疑，所以他仍以前辈称呼，并不立即认亲。

他认为这等骨肉分辨大事，师父和“西北风”姜子云二人，绝不会只字不提。

他现在有些相信的原因，只是因马文远太酷肖自己。他认为世上面貌相似之人，也不可能如此相像。

马腾道：

“从现在开始，群儿不要离开我，我想那邬海应该快来了！”

岳群道：

“晚辈想去看看我的妻子！”

马腾道：

“不妨！她在你妹妹照看之下，不会出错，来！你我父子初次见面，就在这里饮几杯，以资庆贺……”

他连击三掌，来了一个中年汉子，马腾贴耳对他说了一阵，那大汉立即出庄而去。

同时，马文远也吩咐厨下，做了几色美味，老少二人立即对案浅酌起来。

岳群道：

“前辈既和家师是至交，但家师却从未提起过前辈的姓名，这件事……”

马腾肃然道：

“他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他知道你一旦获悉了自己的身世，必定去找仇人。凭血气之勇，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突然窗外有个苍老的女人之声道：

“马腾在家么？”

马腾悚然一怔，沉声道：

“外面是那一位？”

那女人“格格”冷笑道：

“马腾，你当真听不出我的口音？”

马腾微微一震，道：